

日军侵占东北罪行集之四

残虐

——
劳工的血泪

赫 群 编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编委会名单

主 任	孙明山		
副主任	张 英	王 民	
委 员	沈长吉	孙庆永	王庆丰
	刘振操	王新新	初兴佳
	井晓光	刘长江	张东升
主 编	井晓光	初兴佳	
副主编	刘长江		

前 言

1931年,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从此,东北人民遭受了十四年的悲惨生活。侵略者疯狂地掠夺我国的资源,残酷地镇压东北人民的反抗斗争,东北大地处于白色恐怖之中。

主权沦丧,人民遭殃。不堪受奴役的东北人民从“九一八”事变那天起就开始了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他们以中华民族与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与日本侵略者进行前赴后继、不屈不挠的斗争,谱写了一曲曲激励后人的诗篇。

当年侵略者的暴行留给东北人民的是永久的耻辱,为了揭露军国主义者对东北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讴歌东北儿女抗击侵略者的英勇事迹,扩建“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编写了这套丛书,旨在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弘扬民族精神,激励后人勿忘国耻,振兴中华,积极投身于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之中。

目 录

前 言	(1)
被骗入“狱”	(1)
“电网工人”的悲惨遭遇	(29)
人间地狱——“浮浪营”	(49)
勤劳奉仕队的惨状	(67)
苦难的丰满劳工	(83)
矿工的吸血鬼——星原稔	(103)
抚顺特殊工人的怒吼	(127)

被骗人“狱”

深夜，山东省临朐县富家裕村显得异常宁静。没有一丝风，草不动，树不摇。圆圆的月亮在无际的灰蒙蒙的天宇上显得那样恬淡、安详，不知困乏的星星眨着亮晶晶的眼睛，神秘地看着人间。偶尔，从农家院里传出狗吠声。整个村庄都安静地睡下了。

“轰隆”一声，如同“炸雷”划破富家裕村的夜空，惊醒了早已进入梦乡的村民。“轰隆”声由远而近，此起彼伏。霎时，村民的叫喊声，鸡鸣狗叫声，和远处的轰隆声搅成一团，响成一片。

只有九岁的谭金章也从睡梦中惊醒，下意识地用颤抖的双手紧紧地抓住父亲那坚实而粗壮的手臂，将紧张、恐惧的小脸藏在父亲的肩下，喃喃自语道：“爹爹，我怕……”

父亲也醒了，习惯地点着一袋烟，深深地吸了一口，抬起头，竖起耳朵，仔细地听着外面的动静。

母亲早已坐了起来，将两个不懂事的弟弟紧紧地搂在怀里，小声劝道：“好孩子！别哭，你爹，你妈，你哥不都在这吗。”

突然，院外张大婶用嘶哑的声音大声喊到：

“乡亲们，鬼子开炮了，鬼子进村了，杀人了，抢东西了，快跑哇！……”

1940年，日本鬼子侵占了谭金章的家乡，鬼子和汉奸队勾结在一起，到处抓工要粮，抢东西，烧村庄，300多户的富家裕村一下子变成了一片废墟。村里的人饿死的饿死，逃荒的逃荒。

就在这年冬天，谭金章的爹爹用一对旧箩筐挑着两个弟弟，他娘夹着两床破被，领着他，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家乡。

一家5口人，冒着寒风，踏着冰雪，到处乞讨，到处流浪。每到一处，爹爹就找点零活，母亲帮人家洗点衣服，挣点钱，勉强维持生活。

一天，他们来到了山东省境内的益都县城，

迎面走来一个戴眼镜的家伙，前前后后、不停地看着这5个人，特别是对谭金章爹爹强壮的身材看了又看，然后说：“你们是哪的人，想找活干吗？”一听这人说有活干，爹爹高兴地说：“是呀！先生，我们就是为找活干，挣碗饭吃才出来的，再没活干，我们一家5口人就都得饿死了”。那人一听，喜上眉梢，高兴地将他们一家5口人领到不远处的一间屋子里。

进了屋，里边坐着两个人，一张桌子上摆着一盆白面饼，热气腾腾地散发着难得的香味。

戴眼镜那个人指着饼对他们说：“你们愿意去做工，就到东北去，那的活不累，成天吃这个，挣钱还多，干6个月后，如果你们不愿意干，还可以送你们回来。嘿！老乡，人生一世也得见识见识呀！如果愿意去，就到那边填个表。”说着，用手向里指了一下。里边坐着一个满脸横肉的家伙，皮笑肉不笑地向他爹点了点头，顺手递过来一张印着不少铅字的登记表，可谭金章的爹爹一个大字不识，只好由满脸横肉的家伙代填，他问一句，他爹就答一句，填完后，满脸横肉的家伙将表递过来，假惺惺地说：“表已经填好，你再考虑考虑，如果考虑好了，就在上边按个手印吧。”

谭金章的爹爹接过登记表，虽然不识字，但

也认真地在上面看了看，心中真的有些犹豫了。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难道真有能挣钱，活不累，整天吃大米白面的好地方？真能这么顺利地找到一家人的活路……

“妈妈！我饿！我要饼！……”只见谭金章的小弟弟已经等不得了，又一次伸出冻得又红又肿裂着口子的小手哭喊着。

善良的母亲一边拉着孩子的小手，一边说：“好孩子，别急！等你爹填完了表，我们就可以吃到饼子了。”

两个弟弟又一齐扑向爹爹，哭道：“爹！你什么时候能填完表啊？我饿，我要饼！……”

谭金章的爹爹也考虑不了那么许多了，就匆忙地在登记表的上面按了手印。

满脸横肉的家伙接过登记表，露出狡黠的一笑，马上又表现出十分关心的样子，摸了摸谭金章的头，瞅着他的两个弟弟说：“你看，你们几个孩子都瘦成什么样子了，这回跟你爹到东北就好了，有吃有喝，到那以后，就再也不想回来了。”边说边把那盆白面饼推过来，接着说到：“快吃吧，看把这孩子都饿成什么样了。”

这一次，是谭金章一家5口人自从离开家，沿街乞讨以来，吃得最香，最饱的一顿饭。两个弟弟不再哭了，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母亲如

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可爹爹的脸上却增添了几分愁容。

吃过午饭，另一个人走上来，领着谭金章一家5口人经过一段小道，来到一间大屋子，这间屋子又脏又破，南北对面炕，冰凉的炕上铺着一张又旧又破的炕席，炕席上有几个人趴着，几个人坐着，有个满脸胡子的瘦弱中年人冻得哆哆嗦嗦地蹲在屋子的一角，偌大的一间屋子北窗户已经砌死了，只留下南面一个小窗户却安上了结实的铁栏杆，炕中间的过道，到处是粪便、血渍，整个屋子在这寒冷的冬季还散发着难闻的臭味。谭金章一家5口人刚进屋，只听那人说道：“屋子吗，旧了点，条件也差了点。但这必竟是暂时的，等到了地方就好了，请大家先克服克服。”

父亲听后，大度地说：“没关系，比这条件差的我们都住过，何况这是暂时的。”母亲微笑着对那人说：“这就够给你们添麻烦了，真不知该怎样感谢你们才好。”

那个人还没等母亲说完就不耐烦地走了，出去后，顺手“咣当”一声把大铁门关上了。

过了一会，谭金章想去厕所，刚要开门，门外出现了歪戴帽子的家伙，阴阳怪气地问：“小家伙，想干什么呀？”

“想去厕所。”

“就你自己去吗？”

谭金章回头向屋内望了望，说了声“嗯”。

“那不行，大小便要统一行动。”说完，歪戴帽子的家伙理也不理地走开了。

没办法，谭金章只好憋到几个人都要去时，才出了铁门。

来时光顾高兴，竟没看到这几间屋子的四周都有铁丝网围着，铁丝网外有一条又宽又深的大沟，要想离开这里，只有这条小道，而且有人把守，要是想逃出去，就是钻出铁丝网，也难爬出这条深沟。

回到屋里，谭金章刚想把在外面看到的情景告诉父亲。歪戴帽子的家伙又出现了，冲着谭金章说到：“不许随便讲话！”

晚上，歪戴帽子的家伙拎着一桶稀饭，端着一盆馍馍走了进来，把桶和盆刚放到地下，屋里的人就呼啦地围了上去。只一会工夫，这点饭就被屋里这群像难民似的人吃得精光。

“吱呀”一声，铁门开了，皮笑肉不笑的家伙走进来，望着满屋的人，干笑了几声，拿腔拿调地喊到：“这里的面不太好，有点粗，米也是碎米，不太好吃，大家要迁就点，等到了东北就好了，吃的都是上等大米，头等洋面，你们就跟着我去享福吧……”说到这里他看了看光溜溜的

桶和盆，突然煞住话，命令随身进来歪戴帽子的家伙：“去，把剩下的饭和馍馍再拿来点，饭不好，得管饱吗。”

谭金章一家人有滋有味地吃着馍馍，喝着粥，虽然这比不上中午的白面饼，但比起平常挨饿时还强多了。

晚饭过后，又来了一些年轻人，到隔壁的房子里。只听一位中年人问到：“你们是干什么的？是怎么来到这里的？”

“嘿！没办法，村上给咱家一个额，说什么‘勤劳奉公’，不来，就得拿钱，咱家拿不起钱，我就来了。”这些年轻人中，一位长得又瘦又小的小伙子若无其事地回答着。

“那你这体格能行吗？”

“没事，反正都说好了，干6个月活就回家，这点时间一挺就过去了。”

只见门口又出现了那个歪戴帽子的家伙，大声说到：“不许随便讲话。”

这一夜，谭金章一家5口人就睡在这冰冷的土炕上。

第二天早上，天刚亮，还没等吃早饭，从外面来了几个穿白大褂的日本人。一进屋，其中一个长得一对老鼠眼，鼻下留着一撮胡子的像个小头头模样的人就叽里呱啦地对大家说了一通。通

过翻译，皮笑肉不笑的家伙向大家说到：“皇军说了，到东北干活之前，要检查一下每个人的身体情况，需要在每个人的身上抽点血，如果检查合格，我们就正式录用。”

说完后，日本医生就开始像过筛子似的逐一地通过翻译问了屋里每个人姓名、年龄，然后在每个人的胳膊上抽了一小管血。

下午，他们又来了，一进屋，皮笑肉不笑的家伙就和大家说：“皇军说了，大家的身体都很好，只是个别人需要重新化验，再抽些血，请这些人过来。”

然后，又叫了一些人的名字，谭金章的父亲也在里面，不知怎的全是一些身强力壮的人，日本军医就在这些人的胳膊上又都抽了满满一大管子血，然后，得意地走了。

他们走后，蹲在墙角那个满脸胡子，直打哆嗦的中年人，神秘地对谭金章父亲说：“凡是到这里的人，只要他们认为血型合适，都要抽血，八成是给日本兵伤员用的。”

原来，这个满脸胡子的人，因为有病，在这里已经呆了好几天了。

几天工夫，又陆陆续续地进来好多人，加起来能有 300 多人。第 4 天，这些人被歪戴帽子的一伙人像撵牲口似地驱赶着，急急忙忙地奔到火

车站，例外地是旅客们没有放行，检票的就把这些人从便门里领到了站里来，铁轨上，早已停了三节只有两个小窗口的铁皮闷罐车，这伙人连拉带拽、连哄带骗地把这 300 多人赶上了车，每节闷罐车大约 100 多人。人上完了，他们又一节车厢一节车厢地清点人数，接着就拉上车门，“喀喇，喀喇”地将车门锁上。

火车一开动，有些人情不自禁地掉下了眼泪，有些人甚至放声大哭。是啊，故土难离，谁愿意离开自己的家乡啊！

在车厢里，只觉得车身往北移动。善良的母亲有些疑虑了，对皱着眉头的父亲说：“这是要把我们拉到哪去呀？”

“不是告诉你了吗，东北吗。”

“可东北那么大，能拉到那个县城呢？”

“唉！愿往哪拉，就往哪拉吧！带鼻嚼的牯牛跟着走吧，生有处，死有地，哪疙瘩黄土不埋人！”父亲愤愤地回答着。

火车飞快地奔驰着，谭金章的小弟弟开始拉肚子，一会一次，他有气无力地小声哭着，蜡黄的脸上流着两行热泪。母亲也顾不上被子干净埋汰了，就让弟弟在被子上拉，拉了一面，叠一面。不一会工夫，整个被子到处都是粪便，周围的好心人都默默地忍受着这难闻的臭味。父亲急

得直搓手。可算盼到火车停了，只见那个歪戴帽子的家伙打开车门，送上来一些橡子面做的窝窝头和咸萝卜条让大家吃。母亲急忙抱起孩子走到车门，焦急地喊道：“大哥！我的孩子病得不行了，能给几片药吃吗？”

“我看看得的什么病。”只见皮笑肉不笑的家伙急忙走过来，“关心”地问到。

母亲一手抱着有病的弟弟，一只手非常实在地拿起垫在孩子屁股底下满是粪便的被让他看。

他用手捂着鼻子，只看了一眼，脸色骤变，马上喊道：“来人啊！把这孩子给我抱走，送‘医院’。”

善良的母亲还以为那家伙看在老乡的情份真的给孩子治病呢。可上来几个膀大腰圆的家伙，迅速地从母亲的怀里抢走了孩子。孩子吓得哇哇直哭，母亲感觉不对，扔下被子，急忙扑过去，欲夺回孩子，又上来几个家伙阻挡着，并驱赶着已下车的人赶紧上车，还没等坐在车厢里边的父亲跑到车门，车的大门“咣当”一声关上了。母亲哭喊到：“给我孩子！给我孩子！……”

父亲用一双有力的大手狠狠地敲砸着车门。可车门牢牢地关着。

火车慢慢地开动了。

车下，小弟弟拼命挣扎着，哭喊着：“妈妈！

我要妈妈……”

火车的轰鸣声淹没了车下小弟弟的哭喊声。

母亲发疯般地抓着车门的把手，用头使劲撞着车门，哭喊着要孩子。众乡亲一起用力地按住母亲，劝到：“事情已经这样了，还得照顾这两个孩子啊！”

父亲一袋烟接一袋烟地抽，似乎猛劲地抽能把孩子“抽”回来似的。

这一天，母亲不吃不喝，坐在那里呆呆地顺着巴掌大的窗户望着车外的天空。

夜的帷幕渐渐地拉下来，无数颗星星在夜空中散发出寒冷的磷光。

谭金章的大弟弟好像一夜之间变成了大人似的，不哭，不闹，乖乖地趴在母亲的怀里睡着了。

懂事的谭金章用干净的被子给妈妈和弟弟盖上，自己坐在满是小弟弟粪便的被子上打着瞌睡。

父亲还是一袋烟接一袋烟地抽。

这一夜，火车走走停。天亮时来到济南。车停了。车门“喀喇”一声开了，车上的人像从地狱里爬出来似的，争先恐后地下了车。父亲、母亲抢先下了车，到处寻找皮笑肉不笑的家伙，想要回自己的孩子。只见皮笑肉不笑的家伙，站在